晉書

一五

孫惠　熊遠　王鑒　陳頵　高崧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引惠為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俊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資叡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跼蹐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餔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

忘身抗辭金門則蹇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扞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武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嵎之野西詣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啟示羣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謫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昊之德躬吐捉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渭濱之士含奇謨於朱脣握神策於玉掌逍遥川嶽之上以俟眞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捨之不天值此

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荊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禍難
思以管穴眦佐大猷道險時否未敢自顯伏在川沮繫情宸極謹先白
箋以啓天慮若猶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徼倖在險請從恕者之例明公
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
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
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會
拔劒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
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於糞壤形骸捐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
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
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
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
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
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鞬右擐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
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

惟君裁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虞造表虞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為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祕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為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翘嘗為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為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為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氐羌遠遂不行送至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為功曹及靜去職遠送至會稽以歸州辟

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
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
言之者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荅之宜當有主
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脩復
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
之下況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
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
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
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思
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声
振朔野則上副西士義士之情下允海內 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
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
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功詩云弗
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脩遊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

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復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

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計量軍用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
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
退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荊必使督護得才即賊不足慮也會弢已平轉
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謂曰
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
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
凡二十餘萬遠以為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獨近者
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為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
檢覈之煩塞巧偽之端帝不從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
之尚書郎盧綝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迴協
令威儀牽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冬雷電且大雨
帝下書旦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
剋責雖禹湯罪己未足以喻臣闇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
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

湌食負乘粃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協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脩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彊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圓撓直為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

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
郭翼上書武帝擢爲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
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財
急於疏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
拔賢於巖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
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
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
人之益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
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爲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遠
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遠
弟縉名亞於遠爲王敦主簿敦以爲鄱陽太守縉子鳴鵠位至武昌太守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浚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

邪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嶠上疏
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
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臣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
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
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
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
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
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侯旅未暮而申侯懼其
老況暴師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
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蹈我垣牆之
內闚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
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獸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
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旌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
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

成連甘阜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
壁梂精甲而守之六軍旣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
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頭固已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
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
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道苟委以蕭何之任或
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弥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
威狹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
也蔓草猶不可長況狼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
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冑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
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飧不贍
馳騖四方匪遑寧處然後皇基克搆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
崇替之命繫於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
坐就豈未見其易也魏武旣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旌盧龍之嶺頓轡
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矣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艱險不

以爲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偽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衂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戒嚴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與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世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即命中外戒嚴將自征弢會弢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戭並有才筆濤字茂略歷官著作郎無錫令戭

字庭堅亦爲著作並早卒
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爲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秉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韶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韶因河間王顒屬解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頵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眞以爲汝潁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頵曰彥眞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士人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書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

而州將留之頵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沖若得參嘉命必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黄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頵庶免藏文之責州乃辟保齊王冏起義州遣頵將兵赴之拜駙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内史朱彦引爲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頵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頵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録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頵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 初趙王倫篡位三王

起義制己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顧意謂不宜以為常式駁之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糺違斯道苟明人趨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纂逆手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四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己亥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遭人為侯或加兵伍或出阜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隷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顧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父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勳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日磾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為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儁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孫俗安之選腹心之

吏為荆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静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顗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為能表為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恵梁州大姓互相嫉妬説顗年老耳聾侃召顗還以西陽太守蔣巽代之年六十九卒

高嵩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歳饑悝菜蔬不厭食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為西曹書佐及軼敗悝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為參軍遂歴顯位至丹楊尹光禄大夫封建昌伯嵩少好學善史書揔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恵充為楊州引嵩為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悝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嵩乃自繫廷尉訟冤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悝備為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嵩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黄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為撫軍司馬時桓温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嵩曰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耳便六軍整駕逆順於兹判矣若有異計請先釁鼓使於坐為簡文書

草皀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
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
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
駭遊聲噂喈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
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
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
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
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
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崧累遷侍中是時謝万爲豫州都督疲於親
賓相送方卧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万粗陳其
意崧便爲叙刑政之要數百言万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酃故有才具
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
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耀奇於東海終

而誓言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身，闇於所脩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熊遠、王鑒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夏，其榱桷之佐乎。崧之詆溫顗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潁之論，採鄭嘉之風，百挹朱育之餘波，故桓溫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道歟。

贊曰：臨湘遊藝，不識英發。詭名違顗，陳書孚越。孝文忠謇，嘉言斯踐。茂高與鑒，彫章是尤。善侯爵崧，傳高門頵顯。

列傳第四十二　　晉書七十二　　御撰

郭璞　葛洪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

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
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
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
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
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
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
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
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
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
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武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靈
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
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䢼亭
驢山君鼠使詣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
璞復隨之時有鼺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

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導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

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愼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内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沈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而血逆流長摽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

之譴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御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慠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於上黔細未緝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哉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振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

所慎也臣竊謂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叅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尚清
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
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
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耶其君不
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
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
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
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
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
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
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擊良久乃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
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御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
計去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
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謫曾未數旬大告再見日月告

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
沱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休祥臻酬之以
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
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
實如聖旨臣愚以為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
獘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
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
誦於羣心況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哉頃之遷尚書郎數言
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
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
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
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為害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
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為寶士以知名為賢
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

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皐賈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諧隱退不為放言無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鬚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鵬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袪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隊采皇運暫迴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滇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揔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且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暈扈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顧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蟒虵以騰鶩昊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褁三秀雖豔摩乎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麤而名

生體全者為犧全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大山蚊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渙以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頡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皐壤為悲欣之府胡蝶為物化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悶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薇擁璧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濠姿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眞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跡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負策與智骨求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

而自以爲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搆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動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顒顒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勑法以肅理

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暫足而省之或
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啓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
言臣言无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即大
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
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
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
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
内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
下簡默居任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怪人之甚
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
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
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
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者則當克己脩禮以弭其妖不宜令
谷安然自容肆其邪变也臣愚以爲陰陽陶烝变化萬端亦是狐狸

魍魎憑假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之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朞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其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

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
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
云大吉是為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
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
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
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
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
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
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
問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
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初庾翼幼
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
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丘山上名此
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為永和庾翼嘆曰天道精微

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縕為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縕知狗轉長大縕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縕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縕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為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驁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摴蒲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

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

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之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篳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宜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耳世儒徒知服膺周

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余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䟽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䟽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脩貽訓鄙乎兹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宦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

自然雖晷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禀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策府總百代之遺篇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眞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沉研鳥冊洞曉龜枚匪寧國釁坐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永傳洪藻

列傳第四十三　晉書七十三　御撰

庾亮 子彬 羲 龢 弟懌 冰 條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礼節閨門之内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巍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儼莫敢造之元帝為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娉亮妹為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与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迁給事中黄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与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為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疏讓曰臣凡庸固陋少无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乱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

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逢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国
士文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闥出
揔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无勞受遇无与臣比小人禄薄福過災生
止足之分臣宜所守而偷榮昧進日尒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
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
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国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
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与骨肉中表
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无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
姻人皆有私則天下无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
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尽敗今
之尽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无黨於朝无援於時植根之本輕
也薄也苟无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
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国為
之弊其故何邪由因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

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驗鑒可為寒心者也夫万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揔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己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為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国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无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与西陽王羕將

有異謀亮直入卧内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羕与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坐遂与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為江州以廣聲援脩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羕宗帝室近屬羕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与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禍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与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

小船西奔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
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懌條翼
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為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
侃為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
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脩石頭
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
為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為政之實既至
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荅曰
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
敗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
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戰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
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
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舅
之責也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

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牒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叅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道義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旣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機宜通外内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内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劒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諐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

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疏奏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歎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己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反正社稷乂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忘身陳力之勳邪方當策勳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且天下大弊死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沖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為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

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大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今古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習以成德之意乎秦

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
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
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
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
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
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
可宥良以時獘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脩已如頃
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
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
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筭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
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
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為南中郎
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
陵以武昌太守陳囂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

江陽執偽荊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彊並佃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否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太尉謚曰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直好讓而不肅恭顧量時

之釁近出字下加先帝神武筭略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彊馘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蹶責踰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思自百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志長絕存亡哀恨痛貫心膂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三子彬羲龢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之亂遇害

羲少有時譽初為吳國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

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爲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厝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況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垂察覽其詩文多不載義方見授用而卒子準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歷陽卒官準子悦義熙中江州刺史準弟楷自有傳

龢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龢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威荊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剋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泝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廪糧有抄截之患遠略乏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

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乎願迴師反旆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勸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汎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算其可者翼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嚴爲丹陽尹表除衆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恪爲中領軍卒於官子恒尚書僕射贈光祿大夫

懌字叔預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羕辟不就東海王沖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爲功曹除暨陽令又爲沖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氐羌諸軍事懌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懌爲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惠州户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異一安隱无復怵

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輔国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飴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復欲尓邪懌聞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侍衛將軍謚曰簡子統嗣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大尉辟皆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為建威將軍寧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痛惜之子玄之官至宣城内史

冰字季堅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礼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秘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出補吳国内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内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

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乗勝西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勳爲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遷給事黄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郗鑒請爲長史不就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内史徵爲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夙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寛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戸口料出无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戸不幸以短才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隳遂令臣等復得為時陳力徇国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愆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

靈澤豈忍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為尚書符勑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荊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无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国器与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賛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纊以弘聽納今彊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群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与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日揔萬機猶兼聽將相或借訪輿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況今日之弊開

闕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剥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異古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沖虛以爲本勤訓督以爲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開聖聽人之情僞必達天聰然後皆見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自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辝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誠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龍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虨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斂以時服无以官物也及卒无絹爲衾又室无妾媵家无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蘊倩邈柔

希字始彥初拜祕書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爲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希旣后之戚屬

冰女又爲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中希爲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蘊爲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邈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温深忌之初慕容儁圍梁父斷澗水太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没希坐免官頃之徵爲護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盜北府軍資温諷有司劾之復以罪免遂家于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爲東陽家于暨陽及海西公廢桓温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与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蘊於廣州飲鴆而死及友當伏誅友子婦桓祕女也請温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沉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温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沉之子遵与希聚衆於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眈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内囚徒數百人配以器杖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温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誅除凶逆京都震擾内外戒嚴屯備六門平北參軍劉奭与高平太守郗逸之遊軍督護郭龍等集衆距之

卞眈又與曲阿人弘戎發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五人斬于建康市遵及黨與並伏誅唯友及蘊諸子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

脩字幼序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秘書監賜爵鄉亭侯出爲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黃韜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衣皂袍攻郡縣脩討平之脩於兄弟最凡劣故祿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

頃之除振威將軍鄱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粮杖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已任言論慷慨形于辞色將兵都尉錢頎陳事合旨翼拔為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国家所資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時殷浩徵命无所就而翼請為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翼遣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為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

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寡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致以傴儛豪彊以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為官出一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寔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皝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須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眞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

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斃亡之勢暨率所統致討山北並分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稿穀草不充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蹭頓輒便隨事桃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阻計襄陽荊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指斥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埽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短淺荷國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

務實今上憑聖朝威靈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
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昌廣農稽穀以伺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
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今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採降俘之
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目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
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
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万詔加都督征討軍事
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
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迁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
惟兄冰意同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為翼繼援
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
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
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
方之為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為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
司馬勳為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

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為尋陽太守詔
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脩軍
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
李桓於江陽翼如厠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
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司馬朱燾為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
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翼卒未幾部將干瓚戴羲
等作亂殺將軍曹據翼長史江虨司馬朱燾將軍袁眞等共誅之爰之
有翼風尋為桓溫所廢溫既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
領義成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並遷徙于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闈靡不憑藉寵私階緣
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
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夏
靡與為禋同驅姒氏居周不預蚩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晉昵元
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搢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

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筭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与夫台産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懌恣凶懷鴆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釐道乱由乘隙下拜長沙有慙忠益季堅清貞毓德馳名處泰逾約居權戒盈稚恭慷慨亦擅雄声

列傳第四十三　　晉書七十三

桓彝　子雲　雲弟豁　豁子石虔　虔子振　虔弟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綏　石康　豁弟秘　秘弟沖　沖子嗣　嗣子胤　嗣弟謙　謙弟脩　徐寧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顥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无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爲周顗所重顗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逡遒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无而不必無徐寧眞海岱清士因爲敘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万寧縣男丹楊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变乱

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逆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
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
跡深自撝挹內外之任並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補彝
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為百姓所懷蘇峻之乱也彝糾合義衆欲赴朝
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
見无礼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无晏安乃遣將軍
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跪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
慈湖為賊所敗遂長驅逕進彝以郡无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
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偽與通
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国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与醜逆
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
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
桓侯之不負国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
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礼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

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爲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並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諡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興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五音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沖溫別有傳

雲字雲子初爲驃騎何充參軍尚書郎不拜襲爵万寧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爲江州刺史稱疾廬于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節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溫執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諡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內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爲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謝万敗於梁濮許昌永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溫命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擊慕容屈塵破之進号右將軍溫旣內鎮以豁監荊揚雍州軍事領

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以梁益叛
豁使其參軍桓羆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宛城
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偽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
豁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溫薨遷征西將
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苻堅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瑤距之廣漢太
守趙長等戰死瑤引軍退頃之堅又寇涼州弟沖遣輔國將軍朱序与
豁子江州刺史石秀泝流就路冥郎虔豁遣督護桓羆與序等游軍沔
漢為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王尋之詣豁諮謀邊事
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北軍事兗州刺史朱序為南中郎將監
沔中軍事鎮襄陽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
曰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邕必將仰參
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於宗極故旦奭揚仄陋登庸賢
儁使版築有沖天之舉渭濵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
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

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冊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敗謬眷則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許及苻堅陷仇池硌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戍奔潰硌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節監護喪事硌時譽雖不及沖而甚有器履但遇彊寇故功業不建初硌聞苻堅国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趫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沖為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眾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

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眞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克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鑒于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絶哭金革弗避况在餘哀豈得辭事可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荊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沮漵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旣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剋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遂取去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冲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鎭馬頭石虔求停歷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閻震功進爵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

振字道全少果銳而无行玄爲荊州以振爲揚武將軍淮南太守轉江

夏相以兇横見黜及玄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振逃于華容之涌中玄先令將軍王稚徽戍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歆已剋京邑馮稚等復平尋陽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昇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于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歎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无道多所殘害振營於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于柝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紿曰已前走矣宗之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涢城復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

率寧遠將軍袁覬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一振輒
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
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豁爲荊州請爲寧遠將軍竟陵
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沖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
太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
常從沖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詠而已
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荅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
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
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簒也以
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爲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偏將軍謝安引爲參軍叔父沖上疏版督荊江豫三州
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戍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荊州刺史
梁成等於竟陵明年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慕容垂姜成

等於漳口復領譙国内史梁郡太守沖薨詔以石民監荆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為人情所仰初沖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肥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時堅雖欲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幢伎以充太樂時苻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諶龍聚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乙活黄淮自稱并州刺史与遼共攻長社衆数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无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大傅長史會稽王世子元顯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之及玄用事以為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

石綏元顯時為司徒左長史玄用事拜黄門郎左衛將軍玄敗石綏走江西塗中聚衆攻歷陽後為梁州刺史傅歆之所殺

石康偏為玄所親愛玄爲荆州以爲振威將軍累遷荆州刺史討庾仄
功封武陵王事具玄傳
祕字穆子少有才氣不倫於俗初拜祕書郎兄温抑而不用久之爲輔
国將軍宣城内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
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還郡後爲散騎常侍從中領軍孝武帝初即位妖
賊盧竦入宫祕与左衛將軍邢康俱入擊之温入朝窮考竦事收尚書
陸始等羅罪者甚衆祕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温疾篤
祕与温子熙濟等謀共廢冲冲密知之不敢入頃温氣絶先遣力士拘
録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遂居于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
爲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祕受遇先朝見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
尚告誠兼有疾疢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祕素輕冲冲時貴盛祕耻常
侍位卑故不應朝命与謝安書及詩十首辞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
之眄遇先冲卒長子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玄簒以爲醴陵王
冲字幼子温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温甚器之弱冠大宰武陵王晞辟

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溫征伐有功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周成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鎮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沖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沖遣將討獲之遽還所鎮初彝亡後沖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无由得之溫乃以沖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沖小字也及沖為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荊豫三州之六軍事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溫薨孝武帝詔沖為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溫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斂沖上疏陳溫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沖猶固執不受初溫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沖既莅事上疏以為生殺之重古今所

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沖既代温居任則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
專執權衡沖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為羣情所歸沖懼逼寧康三年乃
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
沖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為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
兖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
鎮京口假節又詔沖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時丹陽尹
王蘊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蘊為方伯乃復解沖徐州直以車
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孰既而苻堅寇涼州
沖遣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
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氐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
西涼无備斯誠暴與疾顛祗速其亡然而天未剿絶屢為國患臣聞勝
於无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
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複又淮泗
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无天險之實而過備之

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豁參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埽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盛業永隆于聖世宣武遺志无恨于在昔如其懾憚皇威闚闞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答曰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內未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算重復忠國之誠形于義旨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以无道臨之黷武窮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久然備豫不虞軍之善政輒詢于羣后敬從高算想與征西協參令圖嘉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豁卒遷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爲江州刺史沖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漂洲沖旣到江陵時苻堅彊盛沖欲移阻江南乃上疏

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温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无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去不遠乘其疲墮撲翦爲易臣司存闖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水旱饑荒又沖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沖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奭畏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沖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沖諮謀軍事沖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兗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沖旣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密迩強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荊江

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彊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薈始遭兄劭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輶代之沖聞之而怒上疏以爲輶文武无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沖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詔歸沖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郗貴守襄陽沖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沔北田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竝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初沖之西鎮以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己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没于賊沖深用愧惋既而苻堅盡國內侵沖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无關西藩宜以爲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沖謂不足以爲廢

興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沖本疾病加以慙恥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歲贈太尉本官如故謚曰宣穆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沖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沖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緣何得故沖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驎之爲長史驎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郄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沖獨與謝安書云妙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後玄簒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脩崇弘羡怡

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並爲桓氏子姪之冠沖既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荆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脩所住齋應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太

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謚曰靖子胤嗣
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拜祕書丞累遷中
書郎祕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書令玄簒位爲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
死歸降詔曰夫善著則祚遠勲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晉國子文
之德世嗣獲存故太尉沖昔藩陝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貽罪戮念
沖遺勲用悽于懷其孫胤宜見矜宥以獎爲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
及東陽太守殷仲文永嘉太守駱球等謀反陰欲立胤爲玄嗣事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遷輔國將軍吳
國内史孫恩之乱謙出奔无錫徵拜尚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爲諮議
參軍轉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伐玄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沖有遺恵於
荆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西中
郎將荆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玄既用事以謙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
加中軍將軍謙兄弟顯列玄甚倚杖之而内不能善也改封謙爲寧都
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玄簒位復

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乱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諳愞尤不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以守江陵振既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譙縱稱藩于姚興與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流東下興問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玄雖未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疑之乃置謙于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脩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无終向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无忌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无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車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无備內外崩駭脩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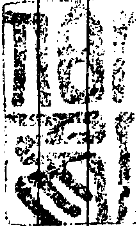
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為龍驤將軍荆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為廣州脩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无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荆州御史中丞江績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為身計疑誤朝算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凝之為中護軍須之玄破仲堪佺期詔以脩為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尋復為中護軍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玄篡以為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

徐寧者東海郯人也少知名為輿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輿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語在彝傳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

史臣曰醨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名教首陽絕節

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胄懍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況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皆鄉晉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楊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搆迭汙隆龍蛇俱山澤沖逡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為亢極之資負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寧俞之忠無救平綦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露夭名與雲興虔豁重世沖秀雙美國賴英臣家推才子振武謙文尋邑為君羣歸之篡亂自此哉



列傳第四十五　　晉書七十五

御撰

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祖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

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
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
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
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
荅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
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
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
出為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
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
寧初為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
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參軍雅相
知重敕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
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

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荅云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寛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鎭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祖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如父子述嗣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

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
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為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為宛陵
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
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
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為筭邪將是情邪若謂為筭則彼去武昌千有餘
里數萬之衆造創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
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彊胡陸
梁當稸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筭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
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
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
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闚覦之心不知所向若是
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
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
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

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
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
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為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
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内史莅政清肅終
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
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内遠近所知内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
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
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
如故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為故
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
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
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
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
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

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禄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禄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為當時所歎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蹹之又不得瞋甚掇内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誡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

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遂止簡文帝為撫軍將軍辟為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為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為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帳逃士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帳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為帳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

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為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虽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為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為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為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弥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以為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

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昔漢陰丈人脩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弥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旣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温甚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楊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鎭廣陵將之鎭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

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且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為疏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沖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沖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啓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誡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可不敬脩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

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恩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復聊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為人坦之荅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名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

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
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
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
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
病之爲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
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
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
生嫌自美者因存寘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
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
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摽
章擿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
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
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
不虛惟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

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
安北將軍謚曰獻
禕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
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
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
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
國寶既死出愷爲吳郡内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
假節未幾徵愷爲丹楊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頭俄而玄等
走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
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
壇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内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劉裕義旗
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壻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
州刺史温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國寶少無士操不脩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為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為祕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甯甯由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幷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醆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為粲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

疏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為忠將納國寶女為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為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為心腹並為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為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為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文至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

其本官欽收其[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距諸侯欲妄罪國宝乃遣譙王
尚之收國宝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宝貪縱聚斂不知
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满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宝
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
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有發忱竟不與言
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吴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
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真後来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
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為賓主太元中出為荆州刺史都督
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為
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荆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
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弈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
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
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数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

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愉為郡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以為試守孝子桓玄之為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為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沲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為後進之秀謐位宦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為比焉

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為楊駿腹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

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為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為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為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救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黜為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祕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為丹楊尹嶠以京君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万尋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袁悅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短說甚有精理始為謝玄參軍為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止賫戰国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甚為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

祖台之字元辰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頵羽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為拜親之友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齠齓時族曾祖顗見而奇之以為必興頵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奥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為名流所賞如此泰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趙王倫引為相国參軍倫篡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弥入洛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絶至夜方蘇葬母于

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城
太守時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脩復山陵以勳進爵舞陽縣
公遷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為賊杜曾所
圍石覽時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
將周訪訪即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
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国劉願等潛軍襲穰縣獲曾從兄偽新野
太守保斬之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朝儀從弟
馗早亡二息序歡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
国胤廢絶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
者稱焉轉太常時方脩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
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
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
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
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

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門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閤東序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大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墮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寔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

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為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

崧為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為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于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為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太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為猛獸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又領祕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衞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温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謚曰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牋曰伏見前祕書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位内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

失幸公處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為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不懾扶侍至尊繾綣不離雖無扶迎之勳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風頹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不從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有二子蕤羨

蕤嗣

蕤字令遠起家秘書郎稍遷尚書左丞蕤有儀操風望雅為簡文帝所重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蕤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脩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騎常侍大長秋

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

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
尚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国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
浩並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為參軍穆帝又以為撫軍參
軍徵補太常博士皆不就後拜秘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為
長史既到裒謂佐史曰荀生資逸群之氣將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
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国內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
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
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鄭襲戍淮陰
羨尋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
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
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
儁攻段蘭於青州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琅邪鄄城北境騷動
羨討之擒騰盤迸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羨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
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琅邪參軍戴逯蕭鎋二千人守泰山是

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為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乱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觧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絶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彊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横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礼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為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

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為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為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攜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狼藉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為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規經略文武用命忽遇釁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

王者不舉目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鋭以為後圖若少合聖聽乞密
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共集議尋而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為長史
桓温代翼為荊州復以汪為安西長史温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
武興縣侯而温頻請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為東陽太
守温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
中正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兖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
軍事安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假節既而桓温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
國以失期免為庶人朝廷憚温不敢執談者為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
容講肆不言枉直後至姑孰見温温時方起屈滞以傾朝廷謂汪遠來
詣己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既至纔坐温謝其遠
來意汪實來造温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温殊失望
而止時年六十五卒于家贈散騎常侍謚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
寗最知名
寗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為相將辟之為桓温所諷遂寢不

行故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尚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傾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寧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温薨之後

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嶮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翦髮要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

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脩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

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脩立其為獘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国信礼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

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為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甯嘗患

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旣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叅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左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四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暎

議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二兒没入既足以懲姦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堅駮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有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絶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興怨讟此為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還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樂期雖經學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談之士庾龢韓伯袁宏等並相知友為秘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郎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劉惔字眞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弟潢字沖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

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坐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楊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獘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鎭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傖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于惔惔問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溫曰第一復

誰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惔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荆州惔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爲必剋或問其故云以蒱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尤好老莊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爲之誄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処事无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常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彦初欲詣惔鄉里及同擧者共笑之既至惔処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无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

言曰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弥日留宿至旦
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与同載遂言之於簡
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
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
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
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
出羣之器潁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
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
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為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
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為侍中陳郡周勰為謝安主簿居喪廢礼
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眾從礼情
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為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
裁世所不能裁者矣与夫容己順眾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坦之又

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己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宜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躰公者秉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於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无私而動之於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己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豈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於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

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宜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躬有而擬无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之緣有弊而用降巳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文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无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轉丹楊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即贈太常子瑜官至衡陽太守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幾才惟王佐叶宣尼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沖衿玉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箋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

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袞職或任華綸閤密勿於王言咸能克著
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
於情田于時疆埸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徽覆餗之憂
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竪之餘威繡桷雕楹陵
跨於宸極驪台冶質充牣於帷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吉盡
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
機嶷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紊汪則風飈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擢
而言俱爲雅士劉韓儁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
耀無絕於終古矣

贊曰顗沖純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雖屈高風不墜猗
歟後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國寶庸暗託意驕奢既豐其
屋終蔀其家荀范令望金聲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術同華葳蕤
青史

列傳第四十五　晉書七十五